譯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譯者，《說文》云：「傳譯四夷之言也。從言，睪聲。」越裳氏重九譯來貢。《周禮·象胥傳》：「四夷之言，東方曰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譯。」《注疏》云：「譯，陳也。」陳說內外之言。語者，《說文》云：「論也。從言，吾聲。」語者，午也，言交午也。吾言為語，吾，語聲也。

北胡種落不一，夏曰獯鬻，周曰玁狁，秦漢皆曰匈奴，唐曰突厥，宋曰契丹。今止曰韃靼，俗曰：「達子」。又惡其貪殘，曰賊、曰虜。自漢以來，匈奴頗盛，後稍弱而烏桓興。漢末，鮮卑滅烏桓，盡有其地。後魏時，蠕蠕獨強，與魏為敵。蠕蠕滅而突厥起，盡有西北地。唐貞觀中，李靖滅之。五代及宋，契丹復盛，別部小者曰蒙古，曰泰赤烏，曰塔塔兒，曰克列，各據分地。既而蒙古兼並有之，遂入中國，稱號曰元。我皇明膺籙受圖，逐還朔漠。一傳愛猷識裏達臘，再傳脫古思帖木兒，為也速迭兒所弒，其部屬皆奔散來附。洪武中，天兵往討其罪，追至撒撒兒山，大敗之，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。永樂中，有本雅失裏者，及其下馬哈木、阿魯台奉貢唯謹，因封馬哈木為順寧王，阿魯台為和寧王。已而叛服不常，遣使諭之，不悛。車駕屢親征之，諸胡始平。本雅失裏妻率其部屬來朝，願居京師。宣德中，馬哈木攻殺阿魯台，欲領部落，人心不服，乃求元之後脫脫不花立為王，居沙漠之北。馬哈木子脫歡，脫歡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，正統初偕遣使朝貢，歲以為常，朝廷賞賚甚厚。其後負德入寇，歸而自相篡戮，朝廷因而絕之。

其風俗，《匈奴志》謂其隨水草畜牧，無屋居，行則車為室，止則氈為廬。自君長以下咸食畜肉，衣皮毛。貴壯賤老。其坐，長左而面北。其送死，有棺槨而無封樹。凡舉事，常隨月盛壯以攻戰，月虧則退兵。《烏桓志》謂其怒則殺父兄，而終不害其母，以母有族類，父兄無相仇報也。其嫁娶，先私通，掠將女或半歲、百日後始遣媒，送馬駝牛羊以為娉。其父子男女相對踞蹲。髡頭為輕便，婦人至嫁時乃養發。有病以艾灸，或燒石自熨，或燒地臥其上，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。俗貴兵死，葬則歌舞相送，肥養一犬，以彩繩纓牽，燒而送之，言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。《突厥志》謂其征發兵馬及科稅雜畜，輒刻木為數，並一金鏃箭，蠟印封之，以為信。有死者，停屍於帳，春夏死者，候草木

落；秋冬死者，候花葉榮茂始坎而瘞之。《契丹志》謂其俗異於諸胡者，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，但以其屍置之山樹上，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，酹酒而祝曰：「冬月時向陽食，夏月時向陰食，若我射獵時，使我多得豬鹿。」其無禮頑囂於諸夷中最甚。頃漢番人有歸降者，譯得其語，曰今則不盡然矣。行則無車，食兼黍穀，衣雜縑布，富者至被緹繡，以掠或易得之。其坐，自君長外無復倫次。其送死亦無棺槨，惟以氈裹其屍葬之中野，縱馬踐其上。其嫁娶，男至女家為婚，或周歲，或產子而始歸。有病則召師巫禱鬼神以祈福，死即群哭而瘞之。其征發兵馬則遣使約會，五金鏃蠟印之說，以虜酋各相雄長故也。

其山川，曰陰山，《一統志》云在韃靼國，東西千餘里，草木茂盛，多產禽獸。漢時冒頓單于依阻其中，治作弓矢。後武帝奪其地，匈奴入寇無所隱蔽，過此未嘗不哭。曰狼居胥山，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二千餘里，與匈奴左賢王接戰，得胡首虜七萬餘，乃封此山而還。曰窴顏山，霍去病以輕騎追虜至此，得匈奴積粟食軍。留一月，燒其餘粟以歸。曰浚稽山，山有二，匈奴多分居之。漢將李陵以步卒五千擊虜至此，營於兩山間。虜見漢軍少，直前就營。陵轉戰，敗之。虜還走山上，漢軍追殺虜數千餘。曰燕然山，去塞三千餘里。後漢車騎將軍竇憲率羌胡兵出塞，與匈奴戰於稽落山，大破之，斬獲甚眾，憲遂登此山，勒石紀功，令班固銘曰：「鑠王師兮征荒裔，剿匈虐兮截海外，復其邈兮亙地界，封神兵兮建隆碣，熙帝載兮振萬世。」曰金微山，去塞五千餘里，竇憲遣兵大破匈奴於此。自漢出師，未嘗至此。曰都斤山，突厥可汗常處於此。其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，無草樹，謂勃登疑黎，猶華言地神也。曰不耑罕山，斡難河源出於此。昔有蒼白狼遇慘白鹿於此山，生子名巴塔赤罕，後為蒙古部，即元氏之祖。曰迭裏溫孛答山，近斡難河，即元太祖鐵木真生處。曰撒撒兒山，洪武中總兵官周興征胡，自兀者河追至此山下，大破之。曰禽胡山，洪武中王師嘗禽胡寇乃兒不花於此，因名。永樂初，車駕北徵至此，製銘勒石曰「瀚海為鐔，天山為鍔，一掃胡塵，永清沙漠。」曰白雲山，永樂初六軍營於此。時四山雲氣潔白如練，因賜今名。曰蒼山，一名蒼山峽，永樂初駐蹕於此。曰沙嶺，永樂中駐蹕於此。曰淩霄峰，永樂初車駕登絕頂，望漠北、顧侍臣曰：「元盛時皆民居，今萬里蕭條，惟見風埃沙草。爾虜勢衰弱若此，尚敢倔強，果何所恃哉！」曰立馬峰，永樂初車駕次玄石坡，製銘勒於是峰之石，曰： 「惟日月明，惟天地壽，勒銘玄石，與之悠久。」曰班朱尼河，元太祖初起兵至此，河水方渾，飲之以誓眾曰：「他日當記曾同此艱難。」曰飲馬河，舊名臚朐河，永樂初駐蹕於此，賜今名。旁有殺胡城，乃清遠侯王友統守營兵所築。曰玄冥河，即斡難河，元太祖興於此，永樂中賜今名。時追虜至此，大敗之。虜酋本雅失裏窮蹙，以十騎遁去。曰清塵河，舊名古兒剳河，永樂中駐蹕於此，改今名。曰闊闊納浯兒海，元太祖為諸部推戴，僭稱帝於此。

曰蒙山海，在速兒溫都兒之地，其水清洌，永樂中駐蹕於此。曰他人水，突厥可汗常以仲夏集此，拜祭天地。曰神應泉，地名清水源。永樂中駐蹕於此，去營三里許，平地湧泉，高數尺，味甘冽，士馬飲之不竭，因賜今名。曰清流泉，永樂初駐蹕於此，製銘勒石曰：「於鑠六師，用殲醜虜，山高水清，永彰我武。」曰興和，永樂初車駕至此，謂近臣曰：「汝觀地勢，遠見似高阜，至即又平也。此即陰山脊，故寒，過此又暖。爾等昨日過居庸關，始見山險。若因山為塹，因壑為池，守此誰能輕度。」曰封王地，今名鳳凰山。山西南有故城，名曰沙城。四望空闊，即元之中都。此處最宜牧馬。西北有海子，駕鵝鴻雁之類滿其中，遠望有如人立者、坐者、行者、警欻者。白者如雪，黑者如石。好事者或馳騎逐之，至即飛起，人去旋下，翩躚回翔於水次。曰鳴鑾戍，此處多鹿蛻角。東北曰大白顏山，頗高。西北曰小伯顏山，迤邐綿亙，隱隱如雲霧間，如海波層疊，上即淩霄峰，但乏水。由此東北可達開平。此處即仰觀北斗。山下漸平曠，沙中多鼢鼠穴，馬行其上，時為所陷。或掘井得沙，黃侔蒸粟，白如截肪，黑譬純漆，青擬凝靛，亦奇異也。稍東曰橐駝山，山形盤紆弗鬱，隆崇{山聿}崒。絕頂皆石，下有清泉一泓。泉旁多花卉，春夏則吐葩颺榮，布葉垂陰，殊可珍玩。但人煙闃寂，荒墳遺址，縱橫豺虎之跡爾。

東南有穀，東北有峽。峽之南，山皆土，而北，山皆石。巉岩峭拔，有小石戴大石，高低參錯，真天巧也。自興和、紅橋、大石鎮至此，無寸木，但草莽而已。惟此石壁間生一孤柏，枝幹蓬勃，偃如飛蓋，亦可喜也。曰五雲關，即哈剌罕山，亦險阻。其下有大川。東北山下有泉潺潺，流入川中。過此多山澗，曰錦水磧，曰錦雲磧，曰環瓊圃。自此多沙坨，漸見榆林烏鳶。曰壓虜川，自此多堿水，色味俱惡，不堪炊爨。曰古交河，在今哈剌火州，因兩河相交，故名。水齧沙出碑，曰：「唐之交河郡。」唐盧照鄰雲「交河使漸稀」，駱賓王雲「交河浮絕塞」，即此。此處極目，可睇盼千里。曰金剛阜。曰小甘泉。曰大甘泉，泉旁有海子，水甚清，但咸不可飲。中多水鳥，虜謂鴛鴦海子，即所謂鴛鴦澡也。曰鹽海子，出鹽色白，瑩潔如水晶，疑所謂水晶鹽也。清水源亦出鹽，但色或有青者。虜每取食，以斧斫成塊，中鑿一孔，引繩而貫之，攜之以行，無俟煎熬也。曰屯雲穀，地無水。曰玉雪岡。岡之外遙見一山，極長。一峰獨危，特立如拱揖，虜謂賽罕，猶華言好山。又謂阿卜者，猶華言高山也。其上人跡罕至，至即風雷交作，疑有神物至於其間。近玄石坡有山桃數棵，初夏始華，葳蕤可愛。自此遠近不一，有泉數泓，曰天錫，曰瑞應，曰神貺，曰神獻，曰靈秀，曰靈濟，皆永樂初車駕所經之地。六軍乏水，地湧諸泉，因賜美名，以標其異。曰鳴鼓鎮。鎮旁有山谷，中有二古井，水甘可飲，新掘者即堿苦。曰歸化甸。曰楊林戍。地多美石，有如琥珀、玳瑁、瑪瑙者。在歸化者更美。曰香泉戍。地多桃樹、榆林。林無喬木，上有鳥巢，牖戶綢繆，引手可

探，皆鷹隼所棲也。曰廣武鎮，即哈剌莽來。其旁有川。過川入山有泉，味惡不可飲。曰翠秀峰，相傳中有靈異。曰高平陸，一曰高平阜，即忽牙撒裏禿。曰還遠塞，一曰懷遠塞。曰捷勝岡。陟岡四望，但見茫然遠天。蒼然平楚，此即所謂大漠也，宜草。唐高適雲「大漠窮秋塞草腓」者是也。曰清冷泊。曰清壑。曰香泉戍。曰雙秀峰。地乏水。曰威虜鎮。曰殺虜城，即答魯城。曰龍沙甸，即阿蘭惱兒。曰富平鎮，即兀兒禿。曰永清泉。曰紫霞峰。曰玄雲穀。曰翠幕甸。曰長山峽。曰喜川。曰古梵場。場東北有高山，甚奇秀，類江南諸山。山下孤峰聳起，上多白石，元諸王死者葬其下。曰長清塞。塞上一泉極清，永樂初賜名玉華。至此則南望北斗矣。曰順安鎮。環鎮諸山如畫，雖揮毫設色，淡而淺絳，豔而金碧，何以加之！飲馬河近白雲山，河濱多榆柳，洲中多蘆葦、草菜，相傳不可飼馬，飼則生疾。水中多魚，揚鬐躍鱗，浮沉遊泳，有翩翩自得之意。但虜無網釣，惟射得之，以不善烹，不謂美味也。曰平漠鎮。曰祥雲巘。曰雲台戍。曰錦屏山。曰環秀岡。曰玉華峰。曰野馬泉。曰土城。曰威遠戍。曰廣安鎮。曰蟠龍山。曰臨清鎮。曰威武鎮。曰定邊鎮。地乏水。曰雙清源。曰通泉泊。曰清流港。曰平山甸。曰盤流戍。曰凝翠岡。曰崇山塢。曰三峰山。曰闊灤海子，疑即闊灤納浯兒海。水周千里，斡難、飲馬凡七河注其中，永樂初賜名玄冥池。遙望水高如山，白浪滾滾，自上而下，近觀猶夫他水，不知何也。白玉帶河，一曰玉帶川，即紫禿。曰雙泉海，即撒裏怯兒，元太祖發跡之所。舊嘗建宮殿及郊壇，每歲於此度夏。山川環繞，中闊數十里。前有二海子，一咸一淡。西南數里有泉水。海子西北，循山有三峽口，即康哈裏該，通飲馬、土剌河，虜常出入之處也。曰雄武鎮。曰清胡原。曰澄清河。河濱多櫃柳，甚蒙密。曰青楊戍。曰克忒克剌，即華言半個山。山甚陡峻，遠望如坡，故名。旁多鬆檜榆柳及佳山水。曰蒼鬆峽。曰黑鬆林。曰飛雲壑。曰靜虜鎮。曰長秀川。曰回曲津。曰廣漠戍。曰蔚藍山。曰寧武鎮。曰紫雲穀。曰玉潤山。曰紫微岡。曰青陽嶺。曰清華原。曰淳化鎮。鎮旁一大澤，草深泥淖，士馬難度。曰秀水溪。曰淙流峽。水盤峽中，縈回曲折如羊腸。曰錦雲峰。曰永寧戍。曰長樂鎮。鎮多蚊，大者如蜻蜓，拂麵嘬嚙，揮之不去。曰通州甸。曰三石山。曰曼陀羅山。山下有廢寺基，相傳元公主削髮為尼處也。曰金沙苑。苑多沙，多水，多榆柳，掩映如畫。曰玻璃穀。曰威信戍。曰武平鎮。曰開平。舊有元之斡耳朵，猶華言宮殿也。今則荒台斷礎，零落於淒風淡月之間，為可鑒爾。曰環川，有小城在川中。曰李陵台，今曰威虜驛，地多水。曰寧安驛。曰西涼亭，久廢，惟周匝石牆與柏樹尚存。曰盤穀鎮。由是入山，峽中甚險厄，一夫當之，萬騎莫前也。稍南則為今之獨石矣。又東北曰蒼崖峽。曰忽蘭忽失溫。曰殺胡鎮。永樂中敗酋首答裏巴、馬哈木、太平、把禿孛羅於此，遂改土剌河為今名。曰回流甸。日平山鎮。曰青山峽。曰雙流濼。曰蒼崖戍。曰黑鬆峪。曰長樂鎮。曰香泉泊。曰清平鎮，即元之應昌路。曰陽和穀。曰覽秀川。曰錦繡岡。曰祥雲屯。曰錦霞磧。曰翠玉峰。曰鳴玉岡。曰清漠川。

曰和鑾穀。曰紫駝岡。曰清泉泊。曰通流澗。曰金沙濼。曰秀水河。曰玉壘峰。曰寶瓶山。曰淩雲峰。曰玉河泉。曰答蘭納木兒河。曰龍王岡。曰天馬峰。曰蒼石岡。曰連秀坡。曰白邙山。曰翠雲屯。曰蒼玉澗。曰清流峽。曰懷柔甸。曰回流灣。曰清虜鎮。曰峭石川。曰群玉峰。曰雙島。曰豐潤屯。曰長林壑。曰廣平川。曰達安鎮。曰通精戍。其地平廣宜糜（糜，黍屬）。曰盤石鎮。曰翠微岡。曰榆木川。曰雙華峰。曰連雲磧。曰黑河戍，一名小清河。曰清楊峽。曰閻喜岡。已上多華名，皆永樂間所更易者。

自興和至蔚藍山，乃由今宣府西北，經萬全右衛膳房堡、野狐嶺，逾塞垣以達興和。此永樂初擊胡之西路，甚平坦，虜亦常由此入寇。自開平至閻喜岡，乃由今土木驛直北，經長安嶺、雕鶚堡、赤城、雲州、獨石，逾塞垣以達開平。此永樂中擊胡之東路，稍險，然沙漠曠蕩，不可殫述。有往牒可考者，茲不必詳。至於輪蹄所未經，圖誌所未載，及漢、番異稱，重復訛舛者，又無因而得詳也。故所紀止此。乃若岡阜之錯落，屯戍之倚伏，形勢之險夷，水草之美惡，並附於山川之下者，一則便於進止，一則便於取舍。脫有掃穴犁庭之舉，無俟旁求也。

頃漢番人有歸降者，譯得其語，曰沙漠真曠蕩，馬力未窮，惟近塞則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廢寺。如沿河十八村者，其丘墟尚曆曆可數。極北則地平如掌，黃沙白草，彌望無垠，求一卷石勺水無有也。渴則掘井而飲。虜酋號小王子者常居於此。名曰可可的裏速，猶華言大沙窞也。西南曰青山，曰照壁山，曰草垛山，曰樺皮嶺，曰威寧海子，曰東西二海子，曰野馬川，曰羊圈堡，曰樺林溝，曰杏園，曰鬆林，虜常往來駐牧於此，一便水草，一便蔽翳，一便窺伺也。俱與宣府西路西陽河、渡口堡、柴溝堡、洗馬林、新河口、新開口、膳房堡、張家口諸邊相望。予嘉靖癸卯夏奉命分守口北道，時與元戎提兵出塞，親見園林之盛，蓊鬱蔥茜，柯葉交蔭，歎曰，木之壽以無樵采，豈必樗櫟哉！中多禽獸，每秋虜必來，射獵至勤，偵邏煩士馬，不如焚之可也。

曰東西二連山，曰紅崖兒，曰明嵯兒，曰柳橋兒，曰蓋裏坡，曰瓦房垒，曰靜邊城，曰太子城，曰禮拜寺，曰孤榆樹，俱與宣府中路羊房堡、青邊口、常峪口、葛峪堡、大小白陽諸邊相望。雖山深林密，不便大舉（虜謂悉眾而來為大舉），然花當別部尚由此西窺大營盜馬虜謂擁眾而居為大營，遇歸降及哨瞭者，則殺擄，故虜中聲息不得悉聞，誠一大患。伏精銳，扼要害，掩而擊之，恐無難也。

大沙窞之南與宣府北路龍門、赤城、雲州、馬營、獨石、龍門所、滴水崖、宣府東路四海冶諸邊相望，然重巒疊障，蒼鬆古柏環繞於外者不知幾十百里，正屬今隆慶、永寧之

後。予於嘉靖甲辰春與元戎襲虜至此，歎曰，真天造地設，拱護陵寢之藩屏也。雖則花當別部棲息於彼，諜知厓羸孱弱不滿千人，無能為也。

曰黑河，疑即瀚海，去塞約五千餘里。海濱多珠璣，胡姬常取以為飾。於戲！沙漠萬里，荒寒蕭瑟，產茲醜虜，與鳥獸同群，固也。而明珠美玉亦往往而是，無一天地靈秀之氣獨鍾於物邪！

以上所紀於宣府特詳，以予官守所在。以下所紀無凡例，無目類，以隨譯隨筆，示非成書也。事雖增新，辭多襲舊，補綴而成。故曰緝傳聞則易，著作則難。不敢自居，故漫題別號雲。

其土產，曰馬。曰駱駝。曰野馬。曰野騾。曰原羊，《爾雅》雲「似吳羊而角大」，疑即黃羊。曰角端，《漢書》雲「似牛，角可為弓」，世謂角端弓。唐徐彥伯曰：「海照角端弓」者是也。曰鼲鼠。曰貂鼠。曰青鼠。曰土撥鼠。曰豽猴屬。以上六物皮毛柔軟，可為裘。曰跳鼠，惟質似兔而小，尾長，其端有毛，黑白相間，前足極短，行則跳躍，疑即《詩》所謂「躍躍兔」者也。曰鴻雁。曰沙雞。曰酥酪。曰東牆，似蓬，實如揍子，十月始熟。曰沙蔥，皮赤，氣味辛臭。曰沙蘆菔，根白，大者徑寸，長二尺許，下支小者如筋，味辛辣，微苦，俱出金剛阜。曰野韭，是處有之。以上三物皆可食，歸降者常采以療饑。曰黃花菜，花如茼蒿，葉如指，長數尺，亦可食。曰金雀花，狀似決明，莖似枸杞，有芒刺，葉小圓而末銳，俱出靈台戍。若黍稷、牛羊、雉兔、虎豹之類與諸番略同者，茲不詳述。

其古跡，曰範夫人城，《寰宇記》云，城本漢將所築，將亡，其妻率眾保完之，因名。曰麻彈城。曰楊義城。曰矢波羅城。曰舍利城。曰達督城。《寰宇記》云，諸城旁皆有美水豐草，唐時突厥所居，移徙不常。曰和寧路城，初名和林，以西有哈剌和林河，故名。元太祖始建都於此，前後凡五傳。大德間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，置和林路總管府。皇慶初改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及改路曰和寧。

虜稱天為騰格力，極知敬畏。每聞雷聲砳磕輒走匿，瞑目屏息，若將擊己。每舉大事必僭祭，率以漢人為犧牲。唐段成式曰：突厥以人祭纛，常取阿　爾部落用之。至今當祭，則擇男子少好者。令其裸體，取水灌濯，雖流漸瀏淚，涸凍凝滯不廢也。既乃縛於原野，虜中矯健者馳馬揮刀，斷其頭，剖其腹，布腸胃於地，以為敬。於戲！天德好生，而尤重於人，虜乃悖之，天肯饗之乎？稱我大明皇帝為大讀作上聲命含，亦極敬畏，以天命

攸屬，撫綏華夷也。自謂其長曰可汗，亦曰寒，即小王子也，雲姓白氏，其名莫詳，今年四十餘矣。謂酋首曰那顏，如吉囊、俺答阿不孩、把都兒台吉、青台吉百十餘輩，皆小王子宗黨，疑即脫脫不花之後，其部落極加尊崇，以其俗重巨族故也。

小王子與諸酋首皆騎馬，身自為役，無肩輿張蓋鳴騶控勒之奉。其服食器用與他虜無大異。惟其習勞茹苦，故能任戰，亦庶幾古名將與士卒同甘苦之意，故其下皆樂為用。今之為將者才賢固多，亦有奴隸部屬，廝養卒伍，甚或朘削脂膏，充溢囊橐，又或自惑粉黛，耳務淫哇。滋味煎其腑髒，醴醪煮其腸胃，固不知戰鬥與撫恤為何事，求脫法網已幸，欲銘功景鍾，書名竹帛，豈不難哉！或曰虜無等威，不可法，然則古名將不可法乎？

小王子常以精兵數千或數萬自隨，有旗纛，無金鼓，惟吹哨咧為號。其聲嗚嗚然，不中音律。或曰近亦有喇叭，以木為質，角為飾，不知然否。其部伍甚整肅，行則老少輜重居其中，遇敵則以精兵應之。有所得則瓜分，不相淩奪，故人殊死戰，以利害同也。

胡虜割據北荒，名稱不一，往昔不遐數矣。今東邇密雲諸邊者曰花當。其酋首名革蘭台者，近襲都督，每以藩籬自負。聞大虜虜中（謂小王予一枝為大虜）欲連結入寇，實假道取虢之意。倘墜彼計中，其為畿甸之害不細。可諭花當以此意，吾亦不可弛防也。曰呆留。東北曰把兒威，曰塔崩，曰袒希，曰莽晦，尚未納款，各去塞數千里，生齒數十萬，務稼穡，不事剽掠，尚與大虜略同。但塔崩、袒希行則以樺皮為樓車。北曰兀良哈（哈一作汗），甚驍勇，負瀚海而居，虜中呼為黃毛（亦呼花當為黃毛）。予嘗見一降者，黃鬚鬈髮，發如植竿。其睛亦正黃，輕銳矯健，莫與倫比。西北一部落亦曰兀良哈，性質並同，但戴紅帽為號。兵合不滿數萬，好畜馬駝。小王子輩利其所有，累歲侵奪，戰死者過半，餘則引與俱歸。曰把兒戶，虜中呼為黑達子。好戰鬥，兵至數萬，以錾鐵為刀。曰納（平聲）遜納不孩，亦小王子宗黨，與吉囊、俺答阿不孩輩兵至數十萬，常據河套（河謂黃河），與榆林、固原、寧夏諸邊相望。曰瓦剌答裏巴，曰尾白兒丞相，與甘涼諸邊相望。傳聞犬羊之性喜怒不常，利害相爭，則吞噬不已。故大虜不敢憑陵中夏者，正虞諸胡之躡其後也。近聞莽晦、兀良哈、尾白兒丞相諸部落皆為小王子兼並。狼子野心，其欲無窮，蠶食之餘，不審何極，可大為慮也！

或曰別有阿驕一部落，虜中呼為紅帽達子，其多寡與居處未詳。善盜，小王子輩患之。曰阿剌嗔，曰莽觀鎮，兵各二三萬，常在宣府邊外住牧，雲是分地也。牛羊多於馬駝，不時為患。若大舉入寇，必糾套虜以恣猖狂，小王子不與也。

胡俗畏鬼神，信占卜。段成式曰：「突厥事襖神，無祠廟，刻氈為形，盛於皮袋，行動之際，以脂蘇塗之，或係於竿上，四時祭之。」至今尚然。許賽神馬，即不敢偷相欺誑，怵以鬼神，則悚仄不寧。占卜休咎必請巫（或男或女）至其家，或降神，或灼羊骨，或以口琴（即中國小兒嬉戲者）取聲清濁，或置弓於兩手上視其動止，皆驗。蓋陰道盛故也。又詛咒風雨，謂之紮達，往往輒應，不知何術也。

胡馬曰毋麟，種類皆殊，毛骨自異。所謂飛兔、腰，絕足奔放者多產於彼，不數大宛也。蓋以孳息及時，牧放得所，騰踏適性，而虜又善調，故耐辛苦，易銜勒，能馳驟也。虜選馬材，則係牝馬於高山絕頂，置駒於麓。牝馬嘶，駒即直馳至其上，及與群馬齊驅而爭先者，斯蓄為戰馬，乃鍾愛之。製馬性則以膝撐拄令其左右，以身俯仰令其進止。耳目驚駭，則喝叱使之戢，險阻辟易，則鞭策使之前，不馴不已也。又乘必正馱（謂正馬、馱馬），更番以節其力。行必緩急相續，以定其氣。雖危急中，必循此法。故擅用騎之長而得野戰之助。漢馬即有雄姿逸態可期千里者，隻能直馳，一睹劍光揮霍，輒逸去，是馬不能相當也。若挫彼所長，則古人攢射之法亦似可用。唐杜甫曰「射人先射馬」，蓋馬斃則人無所逃。如大得志，必仿宋岳飛用麻劄刀之法然後可也。

虜善騎馬，蓋以鞍馬為家也。馳則以兩膝緊夾鞍韉，以手攬轡，如引千鈞然，即蹶不墜。唐高適雲「胡兒十歲能騎馬」，頃見一胡兒方六歲，籍坡以及鐙，引繩以及鞍，尚未十歲也。

虜馬逮秋而肥，以齧草實也。將入寇則係於他所，絕不喂飼，謂之空（去聲）馬。以肥則脂膜厚而不善馳，故少損其膘。然傷胃，中須少留草滓乃可，否則即死。

虜善射，中國河北人亦善射，以習慣而然爾。昔太原士風習射，民間即有弓箭社，宋韓琦以為可寓武備於其間，遂不禁，故人情自得。大抵弧矢之利可以威天下，古人不廢，而孔子亦嘗習於矍相之圃。雖禮射與武射不同，要亦男子之所有事，不足為恥也。今疆圉之士大夫身屬鞬橐，而見人即又赧然，蓋不知主憂臣辱之義。或曰士大夫善射，特武夫一人之技爾，其為益幾何？不知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亦風動邊人之一事也。

虜弓長大而弦用皮，遇暑雨則緩慢，故至秋而勁。矢大長大，鏃雜用金、角、羽旋轉為飾，雲去則不搖。虜最惜矢，度必中乃釋。然不能及遠，終亦不能與漢工爭巧也。

虜中為造甲冑一副，酬以一駝，良弓一張或利刀一把，酬以一馬。牛角弓酬以一牛，羊

角弓酬以一羊。弓亦堅致，矢則凡虜皆能自造。俗貴鐵，加以金玉以充利用，近亦稍賤。蓋劫之漢軍為多，不但拾遺戟於沉沙也。虜雲擐甲欲鬆，則矢格而不入。揮刀欲輕，則腕有餘力。射箭欲猛，則中可穿紮。其擐甲法，緊係其腰，腰以上令擁腫。揮刀法，俯身低頭睨視，平勢，刀前指於馬鬣上，馳過敵前，反手用尖斫其面目手足。射箭法，如向南，左手執弓，令上稍略倒東，掌托靶內，食指勾靶外，正中如鷹嘴狀，餘三指與大指緊扌兜靶如拒，右手注矢於弦，食指掩大指，餘三指緊扌兜手心，扌兜弦掠胸而過，以肘緊夾右脅如撕，令上稍平倒西，持滿約而後發，則正而有力。歌訣有曰：「前手如拒（如推物無所撓屈），後手如撕（如扯物無所顧惜），前腿如撅（欲其直），後腿如瘸（欲其曲）。」漢軍則不然，擐甲欲緊，故中箭常透膜；揮刀欲重，故落而難起；射箭欲急，故飄而無勁；是以多敗。然其致敗之由，則不專在是也。

地形，西北最高，以逼昆侖。高則風勁，即所謂剛風也，故寒。今宣府、大同（宣府，燕、秦為上穀，大同，戰國為雲中，俱以地形高得名）與之鄰壤，故亦寒。聞虜中夏不揮扇，不衣葛，則其寒可知。至冬，多陰風怒號，飄忽□滂，或卷地揚沙，或蹶石伐木，天日昏慘，咫尺莫辨，即唐崔融所謂「北風卷塵沙，左右不相識」者。又或散漫交錯，積雪皚皚。當其時也，虜則韋韞毳幕，以禦風雪，膻肉酪漿，以充饑渴。嗟彼被掠之漢人，風雪侵淩，饑渴頓踣，飲恨銜哀，呼天叩地。追惟禍端，必有任其咎者。

辨胡馬，蹄堅而薄，腕毛長者，乍入塞不食穀草及菽者，腹纖細者（虜欲馬腹纖細，走令汗出，乃驅入冷水內。馬畏寒而氣縮，久則然），蹄缺以皮綴木片於上者，並是。

辨虜首級，發下垂無灸痕，氣膻者並是。如浮水仰麵者，即婦女（陰人則陽氣在麵，故仰。予嘗論搗巢功，將斬獲婦女者止擬賞，亦以除惡類；不擬升，則於名爵不濫），皮肉不縮者即僵屍，氣腥者即漢人。

虜食彼中禽獸之肉，炊而未熟，即引刀割於木槽內，渾家以手攫食之。若謂熊膽、鳧煎、雞臛、鯉鱠，固不知何為味也（或曰虜不食狗、彘、雞、鵝之類，惡食便液也）。彼中無果實疏菜，投以朱李，丹奈、青筍、白薤，則望而去之。虜素以獸乳置於皮袋中釀酒，味極薄，唐高適所謂「虜酒千鍾不醉人」者是也。近則置於甑（或以錫，或以木為之），如中國燒酒法，得酒味極香冽，飲少輒醉。每歲三四月中牝馬生駒時（虜於此時率拿馬駒拴係，則牝馬皆來，因而取乳造酒，其凝結成滓者則作酪殫為食），家家造酒，人人嗜飲（虜飲如牛，不歇氣），兀然而醉，恍然而醒，無間晝夜。乘之搗巢，亦一機會也。

酋首將入凡虜家，家長即褰氈帷納之，正中藉氈而坐。家長以下，無男女以次長跪進酒為壽（酒盛以瓢，刳木為之者），無貴賤，皆傳飲。至醉，或吹胡笳，或彈琵琶，或說彼中興廢，或頓足起舞，或抗音高歌以為樂。當其可喜也，則解頤抵掌，笑言喧囂；當其可悲也，則涕浹流漫，百感淒惻。比之所謂陳金石布絲竹，鍾鼓鏗鏘，管弦曄煜，雖相懸絕，亦自樂也。

虜善獵，覘獸所在，則集眾合圍，多至萬人（或數千人，或數百人），自疏而密，任其馳騖。所謂百禽淩遽，騃瞿奔觸，不較也，惟無使突圍而出爾。度其困乏，乃縱橫射擊之，矢不虛舍，鋋不苟躍，僵禽斃獸，爛若磧礫。此正彼之為生也。邇年生齒日繁，又益以漢人居半，射獵不足以供之，其勢不得不搶掠也。

虜獵鹿則不然，見即逐之，以鹿馳騖久則肉不中食。獵虎先以氈束如人形拋其前，虎怒，攫而距坐不少舍，然後射殺之。

古人田獵即寓講武，虜嫻弓馬，受此益也。虜中草茂，以糞多，燒荒灰燼多，及不種植，地力有餘故也。

虜輕生（俗以貪生為恥，以捐生為把都，即華言好漢），樂鬥（漢諸葛亮曰「北狄以殺為務」，唐李白曰「胡人以殺戮為耕作」），心一（同利害），力猛（食肉酪），技精（善弓刀），膽大（以上數端故輕敵），又好野戰（不結營陣，人自為戰也），接戰（以短兵接也。虜極畏神器、長槍，野戰則疏，吾之槍炮無所施，接戰則逼吾之手足無所措）皆用彼所長，是以常勝。累歲毀垣以入，深及晉鄙，殺擄之慘不可雲喻。真所謂朔馬東驚，胡風南埃，路無歸慧，野有委骸。而吾漢軍旌旗電舒，戈矛林植，器械非不多也；鐵騎騰踔，鉦鼓震動，兵馬非不盛也；鵝觀魚麗，箕張翼舒，營陣非不整也；然一遭蹂躪，則攝弓而馳，荷兵而走，其故何哉？蓋將不預選，兵不預練（選將在練兵之先，將得人則可練兵），恩信未孚，號令未嚴爾（恩信在號令之先，恩信孚則可嚴號令）。

虜行好駕梁（謂登高陟險，一便瞭望，一防埋伏），不由衢路（防陷阱），非得已也。畏入山口（恐險阻），畏涉水（恐陷溺），畏吾兵馬布散（恐搏擊）。

胡姬多美，固有瑰姿瑋態，句俞卓約，燁乎如花，溫乎如玉者，以食胾酪，衣皮裘故。又肌體膩白，然喜淫（不避昏晝耳目），善妒（不令其夫近漢女，無亦薰蕕不同器，梟鸞不接翼，鬼使之然邪），受苦（不習弓矢，亦不佩刀，惟縫衣、造酒、揉皮、擠乳、

捆駝帳房、收拾行李，至手足胼胝。近漢女代受其苦）。

虜中無法度，無刑具。凡有過失，酋首或詬詈，或鞭笞，甚則以箭（以木為端）射之。至殺人亦不抵死，惟令苦主驅其牛羊馬駝以去。盜一牝羊，賠六九數，一牡羊賠三九數。虜中重牝（馬牛駝皆然），以能孳息也。

虜出兵謂一枝為一股（去聲），或五股、七股。凡股皆奇數（陽也），不知何所取也。無亦以陽補陰邪？虜謂主兵者為頭兒，謂幾枝兵為幾個頭兒，不相救援（所謂輕而不整，貪而無親，進不相讓，退不相救是也。近則不然）。

虜逢漢男子，老與壯者則殺之，少者與婦女皆攜去為奴婢（牧草畜，拾糞草），絕不貴重。曩有潛投彼中者，皆散其黨為奴，到今悔恨無已。

大營無奸細，以漢人在彼中者多，此中山川道里城堡或人姓名多知之，又不畏漢軍所在故也（又真賊不通華言，不能來，漢人畏彼中辛苦，又畏此中盤詰，來則不復得去，虜酋決不遣。邊人喜功，多執癡呆乞丐為奸細。或飲食哄誘，或言語指教，或拷訊嚴酷，彼則自誣服。蓋奸者，巧險之謂，細者，隱微之謂，豈有奸細而往往被執者）。或曰唯嗬剌慎、莽觀鎮二枝乃有奸細，以彼兵少，潛窺陰伺必須鄉導故也。或曰亦無，未知孰是。

北胡入寇者，比憚路險遠，兼野無所掠雲，不數來。每迨冬（夏則河闊泥深，迨冬冰合始度），惟搶未附諸胡，貪彼蓄畜多，又恨彼常盜馬駝故也。

北狄多力，稟氣一也（竅通於陰，短頸），食肉二也，不罷三也。在昔力稱烏獲，捷言慶忌，勇期賁育，而狄實兼之。

蒙古一部落最樸野，無書契，無文飾，無誕妄（如雲不攻某堡，信然）。近亦狡詐甚矣。聞小王子集把都兒台吉、納林台吉、成台吉、血剌台吉（部下著黃皮襖為號）、莽晦、俺探、已寧諸酋首兵，搶西北兀良哈，殺傷殆盡。乃以結親紿其餘，至則悉分於各部，啖以酒肉，醉飽後皆掩殺之。此其一事也。

虜謂犬曰那（讀作上聲）害（有數種），善追殺狐兔，亦善伺夜（俺襲哨探者常病之）。虜地近少黃羊麋鹿，以畏獵者，遁於海濱。

邊方夙弊不可勝言。其甚者墩軍多與零賊交易，以斧得裘，鐵得羊肘，鈿耳墜得馬尾，火石（出虞台嶺，嶺下有火葛，以鐵擊石，火出，承之以燥葉即燃）得羔皮（墩軍利其所有，或畏其攻墩，反傳遞消息。入則佯為不知，去後舉放炮火），近則斂戢。其又甚者，多與長哨夜不收殺降以冒升賞（每降者至，必潛白守備等官，官之玩法者則威劫，畏人者則頤指，多謀殺之，然後放炮出兵，巧詞以文為功）。予謂遐方異類，殊鄰絕黨，或畏威慕德，曲膝交臂而來者，斯可謂之投降。今此漢人被擄而去，千辛萬苦，思家而來，九死一生，隻可謂之歸國。加意愛護，使得生入邊塞，復見親戚，理固當然。乃忍心殺戮，無少忌憚，論法抵死，尚有餘辜，又濫冒升賞，法紀何在？抑且傷天地之和，阻來歸之路，虜中消息不得聞，黨與不得散，關係匪輕。視諸朘削等弊尤可痛恨。向也屢禁不悛，頃連坐守備等官（官則有顧惜）乃止。

宣府東、西、北、中四路皆鄰邊，而殺降惟北路為甚，以去鎮城太遠，故易為弊也。予嘗折此獄，頗知其詳。官軍粉飾其事亦頗委曲。恐無左驗也，則以降者馬疋（俗作匹）、衣物為奪獲（其添補弓刀等物皆素所蓄者。予謂凡他戰陣所獲夷器不當充賞，或鍛毀，或收貯可也）；恐疑未戰也，則自殘肌膚（近人有做傷之諺），以為被創；恐疑零級為殺降也，則積少成多（邊人有零殺總報之諺），以為大捷。凡諸粉飾，不可盡言。於戲！朝廷厚養官軍，正欲保障漢人。去則不能追奪，任賊驅逐，來則不能保全，操刃殺戮。想其呼號乞命，觳觫就死，言之尚且不忍，彼主謀與下手者果亦何心？蓋不仁之甚者也。明有刑憲，幽有鬼神，亡身破家，覆宗絕祀，必不謬其殃也。

近虜知其然，常以墩軍殺降恐漢人。漢人知其然，亦多不來降。來則遙洩墩軍先舉煙為號（宣府號令，舉空煙一把則人人皆知降人，故不敢殺），乃敢入也。

每降者至，近人多易良馬，且不循例律遣，或減口糧，或令徒步抵家，所司又不免差徭，皆非奉行德意也（以上四條俱公移）。

以宣府五路論之，惟西路膳房堡、新開口、新河口、洗馬林四處可通大舉，餘則否。正統末雖由北路獨石、馬營，正德中雖由中路大、小白陽入寇，不為常也。以四時論之，惟秋可虞大舉，餘則否。以春則馬失膘，夏則穀未熟，冬則野無草。亦有非時而入寇者，不為常也。然虜情叵測，邊防貴周，亦不可不加之意也。

漢番相持，器有有無，技有長短，人有眾寡，力有強弱，形有勞逸，心有離合，而勝負

自分矣。如火炮（須安置如法）、神槍（藥滿而實，馬子與箭相附，不間毫髮，發則及遠，否則馬子即摧箭。前乎不顫動則止。又兩端皆置銃，則省裝藥。又先係紙炮於銃上，放以誑賊，俟其悉眾來攻，乃發）、挨牌（選邊軍執以衛身，持短刀砍馬足）、長槍（邊人不善用，選鹽徒、礦徒持以刺馬，則捷而有力），皆漢之所有，番之所無。以有乘無則勝。如弓矢則漢番俱有，而射疏及遠，漢技則長（選河北人雜用，邊箭尤難視，且不能還射），患在用非其人爾（與無者、短者同）。

番眾之來常至數萬，馬復倍之，如云合電發，飆騰波流。馳突所至，日月為之奪明，丘陵為之搖震。我軍則常不及其半（永樂間三出朔漠，征諸路兵，馬步餘五十萬。秦王翦嘗曰非六十萬不可。蓋兵眾則人心有所恃而不恐，非良將將之，又可撓而亂）。番則食肉飲乳，力復強，漢則食粟飲水，力復弱（亦有不免饑渴者。中國材官力士不為不多，而神騰鬼趯捉生抗鼎者亦復有之，可聚為一徒以摧賊鋒）；番則牧獵間散，形復逸，漢則且耕且戰，形復勞（又擺邊列營，馬步官軍日夜防守，精力疲敝。番則更番攻戰，互相休息）；番則利害相關，骨肉相保，心復合，漢則困於誅求，憚於征役，心復離（非賢將恤其饑寒，問其疾苦，以聯屬其心，必疾視其長之死而莫之救）。故不戰而勝負已分，欲其有勝而無負，豈易言哉？班固曰「一勞而久逸，暫費而永寧」，當必有說。

漢陳湯曰：「胡兵五而當漢兵一，何者？兵刃樸鈍，弓弩不利。今聞頗得漢巧，然猶一而當一。」今更不然，漢兵五斯可當胡兵一。如選練不精，猶不足以當之。予嘗為廬、鳳、滁、和兵備，時仿古五人為伍之法，慎加選練，似亦可以應敵。（其選五人為伍法，先攢軍士為一大隊，北向胡跪，隨用大旗五麵，監於中軍前，仍用白牌五麵，一寫習挨牌，一寫習射，一寫習槍，一寫習刀，一寫習雜器械，分執於五旗之下。復令人大呼，願習某藝者即於某旗牌下站立。務要五等人數適均，各攢為一小隊，令其自擇親戚相關，心志相契，膂力相當者各一人為一伍。內習射者為隊首。每十伍計五十人，內選習射者一人為隊長，又選習射者一人為傳號令者，又選習射者一人為聽發放者。其執旗大小顏色各按方向置辨。其練五人為伍法，凡進教場，劄隊、列陣、安營，衝鋒、對敵，與夫金鼓旌旗號令放炮吶喊等項節次，各照該處舊法操練，但要五人為伍，令其中習射者執一小旗以率領四人。如列陣，則執旗者在前，四人者以旗進止左右為依歸。執挨牌、持短刀者為次，又其次槍，次大刀，次雜器械，如魚貫然。或方圓橫豎，行走坐立，皆順序排列。收小隊則執旗者中立，餘四人皆環立而列四方。收大隊則隊長執旗中立，四十九人者環立，仍各按方向順序排列。如對敵交鋒，執挨牌者當先，次弓箭，次槍，次刀，次雜器械，各認識本隊大旗並本伍小旗為號。其五人者進則同進，退則同退，左則同左，右則同右，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，賞則同賞，罰則同罰，不許一毫違錯。此即古野戰之

法，比與隊伍之錯雜，器械之磕撞，老幼之顛蹶者，實有不同。仍預選伍等教手各列一行，聽人願從習學，前認武藝，使各熟閑，庶一伍足當一胡。然吾器械參差，亦是以長乘短之法。）

胡俗，婦喪夫，其家男子即收為妻妾（他適則人笑其不能贍其婦），父子兄弟不論也，惟不淫其生母。此與犬羊何異？

女好踏歌，每月夜群聚，握手頓足，操胡音（有聲無字）為樂，虜中少年間有馳馬挾去野合者。

塞垣（即邊牆）可防零騎，亦可少緩大舉（邊人耕牧樵采者賴之），終亦不能阻其長驅也。蓋虜擁眾而來，譬之衝流，我軍單弱，譬杯土，惡能保其不潰決乎？悉眾（馬兵相兼）守邊，是謂孤注（一敗則不可支），必料賊所向，伏有戰兵（彼眾我寡，則以奇取勝），乃可冀其一捷也。夜戰尤可（逆賊王三雲，虜多親兵，晝戰則相救，夜戰則必亂。蓋劫營亦名將之一策，不可以人廢言也。予嘗募死士千人以備夜擊云云，尚未嘗試，不知得效否。或曰虜防實密，不易犯。頃降者雲，虜素輕敵，且困臥如死人，惟以老稚司夜，可擊無疑也）。

宋時朝論以為邊防未備，空缺之處尚多。張浚獨謂，楚漢交兵之際，漢駐兵殽澠間，則楚不敢越境而西。蓋大兵在前，雖有他歧捷徑，敵人之畏我議其後，不敢逾越而深入。故太原未陷，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，亦以此耳。不然環數千里之地，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？高宗深以為然。今若稍撤守邊之兵，屯聚要害，則勢合而足以遏敵，固善策也。

守險固不可廢，然以人和為主。孟子曰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」。昔吳之興也，參而由焉，古人所謂合其參者也。及其亡也，恃險而已，又古人所謂舍其參者也。

虜中有胡笳，聲最淒惋，有懷者更不忍聞（唐李欣所謂「胡人落淚向邊草，漢使斷腸對歸客」是也）。亦有虎撥思兒，近傳其制於中國。然俗樂尚不可傳，況番樂乎？必禁絕之可也。

昔虜謂宣府軍為「白城兒軍」（以粉蝶為名），極畏憚。近以主帥非人，連遭挫衄（在虞台嶺、尚保寺、馬蓮灘、柳溝梁諸處），氣遂不揚。若能別賢否，明賞罰，則庶乎可還其舊也。

邊人亦自可用，以能尚勇力，忍饑渴，知地理，經戰陣，優於內郡人遠甚。稍加掄擇（強弱不分則失強者心，分數大明則失弱者心，古人多以此致敗），則即為精兵（邊人素無蓄積，無耕織，無貿易，隻倚月糧贍家。然沙汰之法不可太驟，亦不可太苛。如老者則更以羨丁，無則念其曾效勞，與弱者退當雜差。稚者聚為一等，令其操演弓馬，每李終比試優劣而增減其糧，俟其壯長，乃收入隊伍，仍與老弱者各暫減糧少許，則若輩既不失所，而國儲亦不浪費。又難其告替者，必精而後收糧，庶免異時沙汰而生怨）。

虜見尊貴則膜拜（唐徐彥伯曰「蓬方隨膜拜」），又以脫帽為敬。

虜地高寒。高，故少水（唐崔顥曰「胡沙乏水泉」是也）。寒，故無燠熱，而四時有殘雪（唐劉灣曰「胡天無春風，虜地多積雪」是也）。

虜好野掠，不攻城（以曠日費力也）。間攻堡寨，人果死守，則亦棄去（漢人被掠者隨賊入搶，亦教堡寨中人曰莽著莽著，欲其死守也）。嘗有畏死退縮者，賊入則無噍類（亦有貫嬰兒於槊以為戲者）。不知賊無公輸雲梯之械，智伯灌城之害，楚子築室之圍，燕人濟西之隊，肯共捐生抵敵以俟救兵，決能全軀保妻子也。

官軍冒死斬獲賊級，向也多為主帥所奪，以媚權貴。或多為家丁（主帥家丁）所奪，以罔財利（轉賣與人），是使之不戰也（劉灣曰「死是征人死，功是將軍功」，可為憤歎）。

零賊每至夏秋近邊駐牧，蓋就水草（恐燒荒後草為灰燼），未必入寇也。我軍則晝夜防守，是自罷勞。崔顥曰「胡人正牧馬，漢將日征兵」，有感而發也。

虜獵不射雁（以為神物），亦不臂鷹。唐李嶷曰「塵生馬影滅，箭落雁行稀」，王維曰「草枯鷹眼疾，雪盡馬蹄輕」，殆虛語邪？或非謂虜獵也。

《匈奴志》謂虜凡舉事，常隨月盛壯以攻戰，月虧則退兵（唐裴潍曰：「忽聞窺月滿，相聚寇雲中」是也）。或曰月陰魄，虜陰類，故視盈虧為進退。一說乘月入敵境，則夜可自防。今邊人以賊月如半規入則深，如全璧入則淺。

虜兵好用奇（如設伏之類），我兵好用正（如安營之類），蓋奇正不可相離，而其變不

可勝窮。必得良將隨機應之，然後可以制勝。唐崔湜曰「精騎突曉圍，奇兵襲暗壁」，亦可謂知者。

虜最畏勁敵，我軍能斬彼一二先驅者，即齧指而遁，如魚駭鳥驚，不可復聚。昔一主帥以重資募一死士，亦先驅搏戰（虜驕而忽見殺，我軍為之增氣），即所謂倡勇敢也。

邊人生長與虜相鄰，往往死於鋒鏑（謂哨探、戰鬥、搶掠也）。唐王昌齡曰「從來幽并客，皆向沙場老」，可為流涕。

虜昔解占候，不知近復解否。唐李希仲曰「旄頭有精芒，騎獵秋草」，蓋謂旄頭星明則虜必猖獗。說者曰昴為旄頭星，有七，動若跳躍。胡兵起，日暈陰國胡主死（又月犯胡不安，歲星乘昴出北陰，國有憂，胡主死，熒惑守犯，胡人病疫）。徐九皋曰「馬飲長城水，軍占太白星」。說者曰，太白曰西方，秋，金義也，言也。義虧言失，逆秋令，傷金氣，罰見太白。太白進退以候兵，高卑、遲速、靜躁、見伏、用兵皆象之。吉，其出西方，失行，夷狄敗。然則旄頭失光而太白見西方，固有用兵之候邪！

劉灣曰：「倚是并州兒，少年心膽雄，一朝隨召募，百戰爭王公。」召募之法在古不廢，不精，隻增冗食爾（邊人有舍親子取養子之諺，謂不掄擇見軍也）。昔晉馬隆募兵，限腰引弩三十六鈞，弓四鈞，立標簡試，自旦至中，得三千五百人，隆曰足矣（兵貴精不貴多）。因請自至武庫選仗，蓋欲人與器皆精，斯可破敵。予嘗得一簡試法，令其自相推擇（蓋鄉人知其膽力為真），不限軀幹大小，往往得精。

邊將多誕而常冒異恩。杜甫曰：「獻凱日繼踵，兩番靜無虞。漁陽豪俠地，擊鼓吹笙竽。雲帆轉遼海，粳稻來東吳。越羅與楚練，照耀輿台軀。主將位益崇，氣驕淩上都。邊人不敢議，議者死路衢。」噫，弊也久矣，安得大樹將軍而與之論邊功哉！

先王制禦夷狄之道，來則拒之，去則不追，言在門庭之外也。今屢入堂室矣，兵可已乎？蓋兵凶戰危，仁人所不忍言（杜甫曰「苟能製侵淩，豈在多殺傷」？蓋亦不得已之言）。而虜實上仁所不化，茂德所不綏者。不震之以威，加之以兵，則偵諜必復東窺，駝馬必復南牧，疆場不可得而寧謐也。或曰彼眾而我富，彼強而我弱，彼逸而我勞，且秋高馬肥，彼則連營而來（客兵利於戰），因糧於敵（專事搶掠），我則罷於追逐，勞於供餉，其能制勝乎？予則曰莫如搗巢，迨春而出（胡馬失膘），以我之聚，乘彼之散，以我之有心，乘彼之無備，復以良將主之，無所搖惑，無所牽制，庶可宣威，此謂小戰。小戰

勝則士氣揚，士氣揚然後可以大戰。或曰虜恃險阻，恐不可加兵。予則曰，險者，彼此之所共者也。彼既可來，此亦可往，必如子言，則洞庭無三苗之墟，子陽無荊門之敗，朝鮮之壘不刊，南越之旌不拔也。

諸葛亮曰：「漢卒且耕且戰，故疲而怯；虜但牧獵，故逸而勇。以疲敵逸，以怯敵勇，不相鬥也。此其不可戰者一也。漢長於步，日馳百里；虜長於騎，日乃倍之。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，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。運負之勢已殊，走趨之形不等，此其不可戰者二也。漢戰多步，虜戰多騎。將奪地形之勢，則騎疾於步，遲疾勢懸，此其不可戰者三也。不得已則莫若守邊。守邊之道，棟良將而任之，訓銳士以禦之，廣營田而實之，設烽堠而待之，候其虛而乘之，因其衰而取之。」夫孔明王者之佐，其言不可施於今乎（古兵法多矣，不能一一詳及。以有典籍可考，又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，徒詳無益也。特及此者，蓋應時之略也）！

降者雲，往年平刑之捷，醜虜死者甚眾（皆為戰塵昧目，墮於溝壑，復為崩土所壓，人無知者）。又云嘉靖壬寅，虜中疾疫，死者亦復過半，固乘虛取弱之時也。惜無敢任其事者。